

角落

在餐廳打工，並不是那麼容易。

有兩件事情最讓我討厭，卻天天都要做，第一件事情是洗盤子，第二件事情是清洗廁所。我相信討厭的事情會越來越多，直到我無法負荷的那天——那天，我應該會辭職吧。

碗盤端入洗手台，須先將盤裡的殘渣倒掉，我彎著肩脊，雙手陷入滿是碟子的水槽。生意好時，水槽沒一刻是空的，我的雙手往往洗到出了疹子。碟子因為沾上泡沫，會輕易地從雙手滑落，砰的一聲就碎了，破一個碟子老闆娘要扣我五十元，我總是在心底咒罵。我洗不乾淨碟子，負責沖水的僑生阿達卻從沒嫌棄過，他接過充滿泡沫的盤子，在白沫的水槽濺起水珠。我不理解老闆娘為何要收僑生當工讀，華文還沒學通的阿達常常會冒出一些沒頭沒尾的話，例如，我問阿達討不討厭這工作？他沾弄滿槽泡沫，眼睛睜得像沸過的魚眼，搖搖頭，說：「死了死了，褲子死了。」我抹去噴濺在衣褲的泡沫與水珠，對於阿達發音不標準的話，只覺得好笑。我問阿達僑哪裡的？「南邊」。就這樣俐落二字。「南邊在哪裡？」「那方位。」阿達伸出浸在水槽的手。「那邊有什麼？」「什麼都有。」這種無厘頭的對話，常常會出現在我和阿達之間的交談，我當這些話是消遣，是打發洗碗的好方式。

另一件讓我討厭的事情就是洗廁所，不管是早班、晚班都要洗廁所，而且是一個人進入那點著黃色微燈、牆壁塗著暗紫色的詭異空間。手拿掃把、拖把與水桶，推開廁所的門，一股尿騷味撲鼻而來，我捂著鼻子，略略停止呼吸。掃具放在門邊，先讓水桶裝滿水，兩手伸進水裡往地面撒，瓷磚亮著奇妙的光。我輕輕推開每個小門，等到整扇門與隔間貼齊，我才確定廁所裡沒有人。我總是覺得廁所是整個餐廳裡最恐怖的空間，彷彿每間廁所內都會躲著一隻鬼，有時候我會突發奇想地揣摩每一隻鬼的樣貌，但是想來想去，我都覺得鬼的樣貌和身邊的人差不了多少——沒有獠牙、沒有牛角，甚至還有腳，還有影子。

「噓，你聽，有鬼在說話。」我要阿達仔細地聽。

鬧鬼的事件都是從一扇緊閉的門開始。聽說是廚師拿了鑰匙開門，沒想到大門沒鎖，師傅推開門，以為鬧小偷。「伊當時我想有人闖空門，我就拿著花盆走去灶腳和便所。」「為什麼要拿花盆？」老闆娘問。「打賊啊！想講手頭莫什麼可打人的，盆栽適好。待誌還莫了，走去灶腳，咚一聲，一對莫目珠的黑貓跳下洗手台，站佇那裡，親像我欠伊幾百萬，空空的目珠流血。手頭的盆栽要丟伊，伊攔露利牙要咬人，我往前，伊叫了幾聲往上跳，就佇洗手台上莫見。」「莫見？

是這個洗手台？」「莫嘸錯，就是洗碟子的這個洗手台。我看你們洗盤子相好卡小心。」

師傅講得口沫橫飛，吸引了大家的思緒。「擱莫完擱莫完，被黑貓嚇到後，我放下盆栽，去廚房拿出大刀，走去廁所，伊時陣燈火莫開，門撞來撞去，嚇出我一身汗。我一間間打開門，最內底伊間反鎖，我叩門，結果你們猜安怎？」「再講，小心半夜作惡夢。」老闆娘打發我們，叫我和阿達去刷洗廚房地板。我們不想離開，叫師父繼續講。「廁所莫人啦。」老闆娘說。

老闆娘要我們回到廚房，說這樣不像話。我們心裡都明白星期三下午是不會有客人來的，但是又不好違逆老闆娘，只好和阿達回到廚房東摸摸西摸摸，找些東西吃。阿達又一個人躲在倉庫內找那隻很肥很肥的老鼠，最近老鼠總咬破裝食物的袋子，我不了解老鼠怎麼那麼會吃。我一個人對著一鍋熱湯發呆，想著剛才師傅說過的事。探著頭，師傅和老闆娘又在餐桌上竊竊私語，不知在聊些什麼。

老闆娘和師傅感情好是我最先發現的，我又將這件事同小兔分享。小兔是除了我和阿達之外的第三個工讀生，讀英美系，本地人，大二，小我一屆。算起來我應該是資歷最老的工讀生，從這間餐廳開業沒出半年我就來了，比我早來的都陸續離開，比我晚來的也待不久，最後只剩下阿達、小兔與我。當小兔告訴我她看見師傅載老闆娘去市場，兩人很像有偷偷牽手之前，我就已經發現師傅和老闆娘之間，好像有著什麼東西在騷動，但是我又不確定，不敢說。我怕說了出來是會丟了工作的。

這件事該從那天說起。那天因為下課得早，又因為昨夜趕作業，沒睡幾小時，想要提早去餐廳打發時間，找張桌子補眠。騎著機車到餐廳時就覺得怪，師傅的車怎麼會在呢？師傅通常都要等到五點才會看到人，除非那天有人特地訂桌，但是這狀況我也只遇過兩次。我想，師傅或許跟我一樣，昨夜不知忙些什麼，累了，直接留在車上睡，我繞到車子旁，沒人。原本想直接進入餐廳，但是廚房竟亮著燈，我走到餐廳門口就看到半個老闆娘的身影，師傅把老闆娘往廚房內拉，兩人拉拉扯扯。我心一驚，不知該如何反應，只好一個人騎著機車逃了。

從那時起，我的腦袋就一直繞著那影像，好像接下去師傅會扒了老闆娘的衣服，像是處理魚鱗一樣地用雙手處理著老闆娘的身體，但是我不敢再想下去。老闆娘的兒子每天放學都會來餐廳陪老闆娘，我不敢隨意給老闆娘冠上偷人這個罪名，太不道德，只好說服自己看錯了。後來小兔跟我說老闆娘和師傅牽手那件事情前，我已經看到四五次親密的摟摟抱抱。不過這件事情老闆娘和師傅隱藏得很好，因為偶爾嚴肅的老闆來時，老闆娘會變成一條蛇般的繞在老闆身上，好像彼此感情還很好，但是老闆不常來，一個月頂多出現一次。聽小兔說，老闆很有錢，開建商公司的，因為常常要出差，所以開了這家餐廳給老闆娘管。小兔的這番話也才讓我了解，為什麼沒什麼生意的餐廳竟然還可以繼續經營，原來是給老闆娘打發時間用的。

說起師傅，他是一個看起來挺老實的人，挺鼻闊臉，圓耳平頭。聽老闆娘說，師傅做廚師是世襲的，傳了好幾代，師傅也不收學徒，說是要等到娶了老婆，生了孩子後再決定。我一直不了解師傅為什麼不娶妻，是因為娶不到嗎？還是其它原因呢？關於這點，我一直不敢問師傅。有時候，餐桌上還會聽見老闆娘要替師傅找老婆，說外籍新娘好，乖巧又聽話。那時我就發著抖，覺得老闆娘說話尖酸，要是老闆娘和師傅真有一腿，老闆娘一定是在試探師傅口風，但是師傅總是用無關緊要的話題掩飾過去，彷彿老闆娘沒有問過似的。

師傅也不知是真聰明還是假聰明，常常翻閱餐廳最新一期的商業周刊、時代雜誌、國家地理雜誌等，還會引用很奇怪的話來訓誡我們，師傅總預言這世界會在不久的未來毀滅。關於師傅的毀滅論有一定歷程，師傅會揚起眉問說：「你知不知道地球的中心是什麼嗎？」我說是地核，小免說是火爐，阿達說是個大磁鐵，老闆娘則不說話。師傅看大家都集中了注意力，才肯繼續說。師傅說地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菜鍋，又說每個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，經過鹽、醋、糖、太白粉或其它醬料處理過後，大火一炒，最終都會變成一道菜，然後被某個巨大且神秘的怪獸吃進肚，最後發酸、腐爛，就像那一桶餿水。師傅指著餐廳後方的桶子，說證據就在那，要的話自己進去裡面找。當然，我們從來都不覺得師傅的話可信，也沒人真從桶子裡找出毀滅論的鐵證。

說真的，我不知道師傅是真瘋還是假瘋。

有一次，師傅偷偷拉我到牆角，跟我說我是一根蔥，那時我的腦袋只有一個念頭：「我是哪根蔥？」我到底是哪根蔥呢？時薪九十，賺不到什麼錢，郵局的戶頭從來不超過一萬元，學校的課業也好不到哪裡去，到現在還沒交過女朋友的我，到底算是哪根蔥呢？

阿達這外號是師傅取的，師傅說他腦袋阿達阿達，不正常。那時阿達看到師傅煮著柔軟的蠶茄肉時，阿達瞬間變了表情，拒絕吃那紫色的怪蟲，說這是他見過最噁心的食物。師傅臉色大變，兇阿達，要他不要吃晚餐，滾回他的國家去。之後，師傅就很喜歡把一些莫須有的事講得人心惶惶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嚇阿達，阿達對那些鬼話竟也聽得心驚膽跳，雖然我不確定阿達真的聽得懂師傅講的台語。阿達說他曾親眼看過那隻怪貓，不過說是白的，阿達說那隻貓沒有眼睛，露出兩個窟窿，鼻子凹凹的，沒有骨頭，尾巴很短，毛卻很長，一跳到洗手台就消失無蹤。阿達學著白貓的動作，沒想到師傅也看得入神。

師傅會細心視察他煮出的料理，每次餐廳下了班，師傅替大夥兒煮了菜後，師傅便會緊緊盯著盤碟裡的食物，不准我們剩下。師傅討厭食物沒有吃完，討厭食物遭到客人嫌棄，這些行為就像是對師傅的汙辱。師傅會用筷子檢視魚骨肉排，要是有剩下，師傅必定會詛咒一番。有時，客人吃剩的食物，師傅還會用筷

子挑些餘肉品嚐，師傅還問我們是否要和他一起分享，我們只覺得噁心。即使沒有客人上門，師傅還是喜歡窩在廚房，有時他會懊惱地捶著腦袋，讓頭髮在不自覺間稀疏；更多時候他大火一起，烹煮食材，師傅從不允許他做菜時有人在旁觀看，似乎別人會偷走料理的菁華。師傅左手托起大鍋，右手豪邁地用鍋鏟翻炒，火紅的熱悶出師傅一臉汗水，之後，便會出現一小盤一小盤的實驗菜餚，師傅逼我們下肚。

我曾私底下問過小兔，問她喜不喜歡師傅的實驗菜餚，當小兔吐著舌頭時，我知道小兔和我是站在同樣立場。說起小兔，是很討喜的那種女生，第一次看到小兔時，我就覺得她是我的菜。但是我不敢告訴她，我也不是那種一看到女生就會腦充血的人，我告訴自己，要先相處一段時間，才知道彼此適不適合，雖然我極度想擺脫單身、擺脫宅男的身分。小兔也不是很漂亮，但是卻是會讓人喜歡的女生。該怎麼形容小兔呢？小兔比我矮，應該只有一百五十幾公分，個子像小孩子，兩頰很圓，不胖。我喜歡小兔塗上腮紅的樣子，但是我從來都沒告訴過她。我也喜歡小兔穿短褲的樣子，以及偶爾黏上長長眼睫毛的眼睛，但是我不敢告訴她。我只敢偶爾扯著笑話，虧她昨夜不知又和哪個朋友鬼混，虧她又偷偷交了男朋友。

我帶著小兔熟悉餐廳內的動線，不自覺間便和小兔活絡。我有了小兔的電話、信箱和 MSN，除非臨時要調班請假，否則我是不會主動打電話給她。我知道小兔對我也有些好感，但是我不確定那是因為同校，還是因為同在一個工作環境。八月底，小兔跟前男友分手，那幾天下了班，我都陪她到茶店喝茶，也在那幾天，她從我的手上掇過菸，學會了抽菸，但是我們也僅僅止於抽菸。小兔不說話，嘟著嘴喝茶，有時又用那雙大大的眼睛看我。小兔不喜歡別人強迫她說些什麼，有話要說，她自己會說。她喝完茶，抽起一根又一根的菸，我看著一層又一層不斷攀升的煙霧，腦袋空空的，我不知該跟她說些什麼。我知道，小兔只是需要一個人陪，即使那個人是啞巴或聾子都無所謂。陪在她身邊挺幸福的，就算我只是她身邊的空氣。

後來等小兔的失戀傷痛期過後，她又如往常高興地來上班。有一天下班，她又找我去喝茶，那時小兔才說她的前男友有了別的女朋友。我不知道要怎麼安慰她，只緊緊咬著吸管。小兔流了眼淚，罵自己沒用，我趕緊拿出衛生紙要替她擦淚，小兔問我男人怎麼都那麼壞。我還是不知該怎麼回答她，只覺得自己也被罵了，我應該是最壞、最沒用的一個男人。後來小兔止了眼淚，說她化的妝都花了，要我載她回家。小兔進屋前，特地轉身問我，她說：「你當我的男朋友好不好。」我嚇呆了，小兔看出我驚嚇的表情，便又嘻鬧地跟我說：「跟你鬧著玩的，笨蛋。」

直到現在，我還是把小兔那句話當作真的，於是我每天都期待能和小兔一起上班，我希望有一天小兔可以再問我那個問題，到時候我一定不會遲疑，一定會

立刻答應她。

每月更替的菜單讓廚師傷透腦筋。老闆娘要廚師換些容易上菜的餐點，可以節省時間。師傅每次都說品質品質，說的時候還會用食指指向前方，上下抖動，語氣激昂。泰式酸辣雞腿、冰島活蒸鱈魚、義式南瓜排骨、日式刀刻黃魚、法式料理鮭魚……等等菜餚都是師傅精心設計。師傅希望可以自行開發菜單，希望所有菜色在他手上都可以變成令人傾心的美食。但是最近師傅說他困在某種無法突破的窘境：「就親像一條悶莫熟的苦瓜，又苦又硬嘸知要安怎呷。」師傅又搔起半禿的頭皮。

每當送菜的人來了，師傅總是不顧老闆娘的臉色，自己炒了下酒菜，從冰箱拿出一兩罐啤酒，就在廚房喝起酒、聊起天來。送菜的是一個歪眼的中年人，笑起來會發出癡癡癡的聲音，我們叫他斜眼人。斜眼人很不正經，例如，他常常調戲小兔，說小兔怎麼都長不大，像個幼稚園小朋友；但是有時他又誇小兔身材好，要師傅娶回家當小老婆。偶爾我和阿達也要陪斜眼人喝上幾杯，斜眼人的嘴巴當然放不過阿達，他最喜歡問阿達的問題就是：「佇台灣有沒有馬子？」阿達說：「什麼馬？沒有馬沒有馬。」斜眼人會繼續問阿達他國家的事，例如，哪邊娶老婆比較便宜？嫖一次要花多少？有沒有檳榔西施？我們都會被斜眼人的問題弄得哈哈大笑，不知該怎麼回答才好。倒是老闆娘很討厭斜眼人，總是私底下跟師傅和我們講，說要找其他人來送菜。

除了斜眼人外，還有一位園藝老人，我給他取的名字是長短腿。老人每次來，都穿著很破爛的灰色上衣，褲子是廉價的路邊攤西裝褲，一頭灰白散髮。老闆娘說他是附近的遊民，因為看他可憐，所以給他工作。至於為何要叫他長短腿呢？因為老人走起路來一拐一拐，最初我懷疑老人有小兒麻痺，但是看起來不像。長短腿的工作很簡單，只要去倉庫拿大剪刀和水管，修剪餐廳外的花花草草，每個禮拜澆兩次水就夠了，有時下了雨，連澆水都不用。工作完，師傅會煮飯給長短腿吃，長短腿是那種很安靜的老人，平常不說話，說起話來呼嚕呼嚕的，我聽不太懂，我們都當長短腿是瘋子。老闆娘每個月會給長短腿三千塊，我跟小兔說我喜歡那工作，小兔笑著說要打斷我的狗腿。

老闆娘的生活其實也挺無趣的，我曾經上全天班，仔細觀察過老闆娘一天的生活。早上十點，老闆娘會開著老闆買給她的休旅車來。進餐廳，巡視我們有沒有擦好玻璃、拖好地、把廁所洗乾淨。之後，老闆娘就替自己倒了一杯柳橙汁，拿一本最新的美容雜誌坐著看，也不是等客人，就是消磨時間。有時老闆娘拿著鏡子，給自己上些粉，有時又對著鏡子擠著臉頰的粉刺。等到師傅開車進來後，老闆娘才又動了起來。

老闆娘動起來的方式是到廚房巡視，偶爾提醒阿達要去抓老鼠，偶爾提醒師

傅該換菜單，偶爾看看我，跟我說要剪頭髮了。我總是覺得老闆娘進入廚房只是想和師傅說些話，但是又不好正大光明地進來，只好搪塞些無關緊要的事情。吃過午飯，老闆娘會定時接到一通令她心情愉悅的電話，接電話時，老闆娘的聲音變得好柔好軟，好像是剛才不小心滑進嘴巴的嫩豆腐，那是老闆來的電話。不過自從我發現老闆娘和師傅有姦情後，老闆娘接起電話不再那麼雀躍，反而有些煩躁。下午餐廳不開，老闆娘又一個人開著休旅車到處閒晃，我從來都不敢問老闆娘去了哪裡，大概是跑去市區逛街，找朋友閒聊吧。下午四點半老闆娘準時回來，修修眉，塗塗口紅，對著鏡子等客人。老闆娘的兒子會在五點多進門，之後我們就要準備老闆娘兒子的晚餐，有時老闆娘會要師傅炒些家常菜，有時老闆娘的兒子會希望吃火鍋。老闆娘對著那一本本雜誌發呆，到了九點才准下班放人。當老闆娘和她的兒子開著車，駛進那黑黑的雨夜時，我有那麼一個錯覺，以為老闆娘和她的兒子從此不會再出現。當然，我也怕他們真的不見了，那我的生活費便沒有了著落。

下午，我拿了一桶客人吃剩的菜餚要往餿水桶倒。我握住桶上掀蓋，往上拉，卻發現雙手正壓著某些小蟲。蓋子打開後，鼻子瞬間被一股腐爛的味道衝昏了頭，左手裝食渣的桶子一掉，落在衣褲與鞋上。我似乎看見一隻隻蜷曲身子的怪蟲正在攀爬，從手臂爬上身體，再鑽進血管，那是蛆，那是蛆。我驚聲叫著。阿達走了出來，看見我的狼狽樣，說：「蛆有什麼好怕的。」我把衣物上的食物再倒進桶裡，趕緊跑到洗手台清洗。我問阿達怕不怕蛆，因為想把倒餿水這工作交給他。

「南方有很多。」阿達手指餿水桶。

阿達繼續說：「天氣熱，食物容易壞，有些人還喜歡吃蛆呢。」

師傅聽見我的叫喊聲，出了屋，接上話：「呷蛆的方法足多，大火快炒、清蒸、麻油、生吃……，有些人攔把蛆養肥，當下酒菜。」師傅說完後，竟然笑了起來，還問我要不要生吃。

我回到屋子，老闆娘急忙從倉庫拿出一件髒衣服要我換上。那天下了班，我心情特別不好，拿著又髒又黏的衣服回到家，洗了澡，腦袋卻還徘徊剛才的那些小蟲，好像那些小蟲散佈在身上，一想到整個身體就發癢，我一連洗了三次澡卻還是感覺癢。後來覺得這樣不是辦法，決定出去走走。出門時已經十一點，我騎著機車到處繞，買了飲料，不自覺繞到小兔的家。小兔的房間亮著，客廳也敞亮。突然有兩道車燈駛入，車子進入了小兔家的前門空地。一位醉酒的中年男子手拿啤酒罐，一搖一擺地走進小兔家。男子走沒幾步就倒在一邊。一陣劇烈的怒吼聲忽然傳來：「飲飲，飲給恁死。」一位婦人對著男子開罵。「恁伯飲酒，恁管啥？要暈恁家已去暈，恁伯攔要喝。」說完男子往門的方向移動。婦人拖著男子往屋

內。「恁是起肖喔，莫發酒瘋。」「誰講我發酒瘋。」男子忽然立起半身，給婦人一巴掌，後又重重落地。「恁攔吵，打乎恁死。」男子尖聲地喊。忽然間，一個身影面無表情地走下樓，那是小兔。小兔穿著外套、短褲、散著頭髮，沒隔幾秒鐘衝了出來，婦人還在屋內辱罵：「那麼暗了，恁是要去叨位？價不是款。」小兔往我的反方向跑去，我雙腿一拔，往小兔的方向跑。

我一直不敢跑得太近，怕跑近了會嚇到小兔，只好距離著十幾公尺。我一直跟著小兔經過巷道，跑過十字路口，一路通過三十幾根孤單的電線桿，來到一條橋。小兔在橋的中央，我在橋的邊緣。月亮很大，月光滲過雲層，敷在那一條小溪流的滾動水面，小兔對著溪流大喊：「啊——啊——啊——」緊接著，我也大喊。小兔瞥了我一眼，有點驚訝，轉過頭，像是不願意注視著我，持續對著她的溪流喊：「你們都去死，你們最好全部都死掉，啊——啊——啊——」這次我沒有跟著喊，我一聲不發地往小兔的方向走。小兔忽然間放聲大哭，我笨笨地立在一邊，小兔將她的頭靠在我的肩膀。我的兩隻手不知該擺哪裡，只好猛往自己的褲子抹汗，我一面擔心小兔聞出我身上有著食物的餿味，一面又不知該如何安慰。小兔的淚水像是一道很小很小的水柱開始流進我的衣服，我的胸部濕濕涼涼的，心臟卻跳得很快，體溫瞬間升高。小兔的雙掌突然往我的胸膛捶去，「笨蛋，你這個大笨蛋。」小兔罵完了我，轉身往家裡的方向跑。這次，我沒有跟上小兔的腳步，我像一個大笨蛋立在橋上發呆。

隔天，阿達說我黑眼圈。我沒睡好，不知道該怎麼跟阿達說，只好隨意編些理由：「昨夜被鬼壓了。」我想起昨天的事，不像真的。阿達抬起我的手，在他眼前仔細端詳一番，那大小不規則的紅性斑點散佈手心手背，阿達驚訝地說：「你長濕斑？」「屍斑？」我看了看，才知道自己長了紅疹。紅疹很久沒長了，我記得小時候常常長紅疹，身上紅通通的，很醜，害我不敢去上學，阿母撒涼粉在身上，企圖安撫我。上大學後，除了兩隻手會因為洗碗而長疹外，很少再長。我正覺得奇怪，最近餐廳的生意明明不好，沒什麼碟子好洗，怎麼還會長疹子呢？下午，原本是我和小兔的班，但是小兔打電話來請假，說她身體不舒服。通常小兔都會打到我手機，這次卻沒有，小兔直接打電話給老闆娘，我的心情有點悶，為何小兔不打給我呢？阿達看出我心情不好，他問：「馬子沒了？」我不答他。他不管我的反應，說：「老鼠前幾天生子了，生出好多好多隻。」我忽然看著阿達，不知為何好想給他一拳，但是我沒有。

我跟在阿達的身後去找老鼠，走進那幽深陰暗的倉庫，倉庫門頂還結著蜘蛛網。打開倉庫門，一旁擺著長短腿的大剪刀，幾罐不知要做什麼的大桶子，以及幾張滿是塵埃的桌子。桌子邊有一疊過期雜誌，桌上有一把小剪刀，和一大疊被剪得方方正正的報紙和雜誌。我亮了燈，要看清楚那一摞紙到底是什麼，我看到有關緬甸的旅遊照片，以及一堆翁山蘇姬和緬甸暴動的資料。我還來不及看清更多被剪下來的紙張，阿達隨即叫我關了電燈：「不行不行，老鼠不能看見光，它會跑掉的。」阿達隨即站起身，撚暗燈。阿達要我靜靜地坐在一張滿是灰塵的椅

子，阿達坐在隔壁，叫我要仔細地聽，說等一下會有老鼠吱吱吱叫的聲音。我坐在椅子上，過了沒半分鐘，果然聽見吱吱吱叫的聲音，阿達說大老鼠又生了小老鼠，餐廳會更熱鬧。我想跟阿達說我討厭老鼠，但是我沒說。阿達蹲下身，手在暗處摸來摸去，竟然摸出一隻小老鼠。阿達抓著小老鼠，要我摸，我不敢摸，覺得噁心。阿達像是照顧自己的寵物般照料老鼠，輕輕地撫摸，小老鼠在阿達的手上跑來跑去的，很安心，那時我忽然覺得阿達需要去談一場戀愛。我聽朋友說，阿達在他們系上是一個獨行俠，除了跟來自同樣國家的人來往外，什麼人都不理。朋友說他們聚會時都說著自己的母語，完全無視旁邊的人，吱吱喳喳的聲音跟老鼠叫聲沒什麼兩樣。但是我並不覺得阿達怪，阿達的國語雖然說得不好，但是人不錯，例如，他常常幫我代班，常常替我打卡，常常聽我抱怨阿母又打電話來找人，常常聽我一個人說單身的痛苦。談一場戀愛或許可以讓阿達快樂些，或許也可以讓我快樂些，我在心底想。

我聽見老闆娘的呼喚聲，只好趕緊跑出倉庫。「恁是走去叨位？攏叫莫到人。」「去倉庫抓老鼠。」老闆娘問我們有沒有抓到，阿達癩著一張臉說沒有，我看著阿達也說沒有，老闆娘說等一下要去買黏老鼠的，我注意到阿達的臉垮了下來。等到老闆娘回到餐廳內，阿達又溜回倉庫去找他的老鼠仔，以及整理他的剪報。我沒有問阿達是不是緬甸人，但是我相信他和緬甸一定脫離不了關係，或許他和剪報上的暴動有什麼秘密關係。

後來，我就沒有再遇到小兔。那天雨下得很大，身體都濕答答的，不舒服，雨水打在身上有刺痛感。提早到的我扭開鎖口，卻發現餐廳沒有上鎖，我故作鎮定地進了屋，脫了雨衣，放下背包，身上還流著雨水，一滴滴地從指尖往外滑。我把餐廳檢查了一次，沒有人，沒有小偷，整間餐廳只有我一人。

老闆的車子開了進來。老闆帶著一張默不吭聲的臉孔，旁邊還跟著老闆的小兒子，老闆一進來劈頭就問我：「老闆娘呢？」我說我不知道，我也是剛剛進來的。老闆先跑到廚房找人，又跑到倉庫找人，找不到人只好氣憤地坐在椅子上。我給老闆和老闆兒子倒水，忽然斜眼人開了車來送貨，斜眼人提著四五個裝高麗菜、青江菜和蘿蔔以及十幾粒柳橙的袋子，老闆一見到斜眼人，就叫他放下袋子，拉著斜眼人往角落碎語。斜眼人先是露出驚訝的表情，緊接眉頭深鎖，像是在沉思，我從來都沒見過斜眼人那樣的表情。我拿著裝滿水的大玻璃杯，假裝給斜眼人和老闆倒水，我只聽見老闆嘴裡不斷出現師傅的名字。阿達騎著機車，身上也是一身溼，跟在阿達後面的是長短腿。老闆一見長短腿，也拉著去角落耳語，長短腿倒沒有什麼反應，依舊癩著腳進入倉庫，拿出大剪，穿上雨衣，修剪餐廳外的花草。嘍——嘍——嘍，老鼠在廚房內叫，阿達到了廚房後，發現幾隻幼小的鼠在黏鼠板上動彈不得。阿達偷偷地把老鼠抓離黏鼠板，再把黏鼠板丟進垃圾桶。阿達說：「牠們是我的小孩。」我要阿達不要鬼混，要他拿掃把去掃廚房。

後來老闆娘坐著師傅的車回來了。

斜眼人什麼都不說，第一個開車走了。老闆要兒子先回車上，師傅則乖乖地躲回廚房。老闆娘低著頭，斂著表情不說話，老闆直盯老闆娘。後來老闆問老闆娘下午去了哪裡，原先還好聲好氣地問，但是老闆娘不說話，老闆遂加大聲量，好像怒吼。我的手機忽然大響，心一驚，趕緊跑到背包找手機，老闆盯著我和阿達，丟了兩百塊，要我們出去晃晃。我和阿達愣頭愣腦地又穿上雨衣，往大雨中騎去。好冷，我的身體在發抖，雨水流進衣服。手機持續在響，剛才是阿母打來的電話，現在則是簡訊。我問阿達：「我們要去哪裡？」阿達回問我：「我們可以去哪裡？」阿達跟我說：「好冷喔，這鬼天氣。」我把車停在一株榕樹下，望著灰青的天空。我翻出手機，簡訊是小兔傳的。我和阿達都收到了簡訊，小兔說這工作她不做了。阿達問我：「小兔怎麼了嗎？」我說我不知道，我愣在一邊，不知道該如何反應，小兔是因為我的關係而要辭職嗎？我撥電話給阿母，阿母叫我下禮拜日要記得回家，要給阿爸掃墓，我說再看看，不一定會有時間回去。阿母罵我：「恁老爸的忌日恁擱莫轉來，恁是要找死否？」阿母罵完就掛了電話。我覺得身體好冷，榕樹也紛紛落下許多雨水。阿達問我：「老闆娘和師傅是不是有了小老鼠？」我聽了覺得好笑，告訴他：「他們要養小老鼠，養我們這些小老鼠。」我和阿達在那裡呆了一小時，身體不斷發抖，雙手不斷摩擦。後來天色已經全都暗了，許多隻白蟻徘徊路燈，雨漸漸停了，我忽然想起小兔。

我想要給小兔傳些簡訊，或者直接打電話，但是手機竟然打不通，怎麼都打不出去。「剛剛明明還可以通的。」我焦急地說。我把手機握在手掌取暖，但是沒有用。天已經暗得嚇人，小兔又傳來簡訊，她問：「你在哪裡？」我使勁地按手機，手機依舊撥不出去，也無法傳簡訊，我氣壞了。雙手一抖，手機就落在地上，碎成兩半，我撿起破碎的手機，突然有種想哭的感覺。我說我要去找小兔，我和阿達往小兔家疾駛。小兔不在家，厝內空蕩蕩的。我裝好壞掉的手機，依舊打不出去，阿達要我注意天空的雲，更黑更濃了。我失落地騎著機車，戴阿達回餐廳。阿達說：「我很難過。」阿達說這種天氣會讓他想到家，我說我也很難過，但是我沒有告訴他我在難過什麼，因為我也不太知道自己在難過什麼。回餐廳時，雨下得更大了，我和阿達全身濕透回到餐廳，老闆已經不在，師傅也不在了，只剩下老闆娘趴在桌上哭。

我和阿達淌著雨水走進餐廳，看見老闆娘一個人在哭，覺得自己也很想哭，我把餐巾紙遞給阿達，阿達又把餐巾紙遞給老闆娘。老闆娘看著我們，要我們不要管她，叫我們去打掃廚房和廁所。我不知道沒有廚師的餐廳算不算一間餐廳。阿達回到廚房忽然發現他的老鼠仔死了兩隻，是被毒死的，我和阿達拿了鏟子埋了兩隻小老鼠。之後，阿達掃完地，又溜進幽暗的倉庫。我則拿著打掃的用具進入了濕冷的廁所。

我打開一扇扇小門，地面竟是血印的足痕，一朵朵如凍傷的花朵，我嚇呆了。

血痕的恐懼從衛生紙團逐一釋放。白貓黑貓的腳印散落磁磚，都是血貓痕。我忽然感覺無數的碟子在眼前滑落破碎。失去了腳。心臟的血猛然一抽灌到頭頂，噴射而出。又一陣跳動，血液往腳底鬱積，散成染紅的衛生紙團。好累，好想哭的一天——

師傅叫我把冷凍庫裡的雞肉塊拿出來加熱，一鍋鳳梨香菇雞湯正溫著，冷凍的肉丟進熱湯，扶住鍋把，一股熱從指尖傳來。喝下鍋裡的湯，我問師傅為什麼是紅色。阿達說：「是死水，是屍水。」我問到底有沒有捲舌，他也答不出個所以然。「蕃茄湯不是紅的是什麼顏色？」師傅說。另一道麻油腰只湯，可以改善手腳冰冷，增進氣血循環，我吸了一層麻油，豬腰塞進嘴裡咬。師傅問我要不要吃豬腿，說我兩腿無力，站不穩，我啃著蹄，啃著腳。老闆娘說：「吃什麼補什麼。」於是我長出一對帶有刺毛與蹄的怪腳。兩個瞳子掉落盤中，染血，沾了些麵粉後，在大油鍋中現炸十五秒。師傅不知從哪弄來的羊眼，說是補身，咬下去聽說有股液體從球內迸裂。

佐料，一根蔥如我。

阿達在洗手台倒下半罐沙拉脫，準備要來洗盤子，他不回答問題，彷彿我並不存在。老闆娘穿梭在客人間拿取一張張紙鈔，朗誦歡迎光臨、謝謝光臨四字，在鏡前挑著雙眉，看濃粧是否還齊，有無多一條魚尾紋。師傅則在廚房專心研讀一本本新出的韓式料理、日式料理，準備替換最美味的菜單。我則跑去廁所嘔吐，把腹內的食物都吐了出來，吐完後，我打開門，發現廁所門外正站立另一個老了的的我，他驚訝地睜大眼珠看我。

阿達說我暈倒在廁所裡。

我問小兔在哪裡？阿達說小兔已經辭職了。我的手機無法響，身體又濕又冷。我走出廁所，原本想向老闆娘借電話，但是找不到老闆娘，阿達說：「老闆娘要我們關店回家。」空曠的餐廳依舊沒有任何一位客人，我站在櫃檯旁，阿達手裡抱出一隻小老鼠。我說我看到那隻貓了。阿達說，真的嗎？我說有黑貓也有白貓。我原本想撥打電話給小兔，卻怎麼都想不起小兔的電話號碼。手中撥的號碼竟然會撥到家裡，是阿母接的。我原本想掛掉電話，但是阿母先聽出我的聲音。我跟阿母說我會回去拜阿爸，要她不要擔心。阿母又問我學校的期末考，我沒有回答，我只是覺得身體好癢，那些紅通通的疹子好像長滿了全身。

忽然間，長短腿走了進來，長短腿因為下雨的關係，把褲腳捲了起來，這時我才看清比較短的那隻其實是義肢，長短腳說：「我腹肚朽了，要呷飯了，怎麼人攏莫見了。」我忽然想起師傅說的世界毀滅理論，覺得有些道理。雨水打在屋頂轟隆轟隆的，阿達說：「怎麼人都不見了？」我往阿達的臉上揮了揮手，想要跟他說我不是人嗎？阿達像是認不得我，我覺得疑惑。阿達問我說：「你是誰？」

怎麼會在這裡呢？」我對著餐廳的落地窗看著自己，忽然覺得自己老了好多歲，都快認不得了，我遲疑地對自己說：「對啊我是誰？怎麼會在這裡呢？」